

“大工匠”是这样炼成的

刘国强



像鞭子抽得人睁不开眼。电杆高十多米，阴面已经结了一层薄冰，但罗佳全当时并不知道。快爬到杆顶时，他脚下突然打滑，从杆顶一下滑落到杆底，肚皮上的衣服磨烂了，棉手套也磨开了花，两手掌心磨掉一层皮。罗佳全没打退堂鼓，强忍手掌剧痛，再次爬上杆头作业。这件事震动了师傅，此后师傅对他格外用心，把所有的绝招绝活儿都传授给他。

“集百家所长”，罗佳全逐步成长为大家公认的技术“高手”。

二

2000年，因生产需要，本钢从外国进口了烧结机和主抽风机。外国专家布莱特从遥远的欧洲来到中国东北，负责设备的安装和调试。罗佳全带领全班工人给布莱特“打下手”，工作干得还算顺利。

到了设备安装的时候，罗佳全发现外国产的电缆附件受过潮，上面有不少斑点，就通过翻译告诉布莱特：“这个电缆附件受潮霉变了，不能用。”

“不可能！”布莱特一脸不以为然，还强调他们的设备质量“非常好”，不会有任何问题。罗佳全再三跟布莱特强调危险性，但布莱特一个字都听不进去。无奈之下，只能就这样进行调试。

果然如罗佳全所料，随着电压升高，电缆接头“砰”的一声，坏了！

布莱特瞪大眼睛，一时束手无策！罗佳全急了，要自己想办法解决。“你解决不了。”布莱特断言：“在中国买不到替代产品。从我国运来材料，重新安装，这是唯一的办法！”

“那可麻烦了！要报关，走审批手续，再绕半个地球运来，这得耽误多久？”工程总指挥冯建民焦急地说。

事实上，它会影响整个工程。这个设备启动不了，高炉也要停，损失太大了！

布莱特摊开双手：“没有别的办法，只能这样。”

“我们自己做！”罗佳全的话掷地有声。

“能行吗？”冯建民问。

“能行！”

所有人都将目光对准了罗佳全。有的信任，有的怀疑，有的半信半疑。

晚上9点，罗佳全一头钻进漆黑夜幕，直奔他的工作间。

罗佳全说“能行”，是有底气的。虽然只有初中文化的底子，可他从小1983年开始，先后参加了成人高中、辽宁大学自考、本钢技校电班、计算机班等一系列学习课程，还多次自费到南方的厂家学习电缆接头制作新工艺。有一次，罗佳全得知工厂制作电缆光纤接头需要聘请外人。他觉察到这项技术的重要意义，便立刻行动，在冬季挤出空闲时间，自费去上海学习。学成归来，他一天就为工厂制作光纤接头三百多个，节约了大笔费用。这次的项目，他志在必得。

时间过得太快了：五个小时过去，罗佳全刚刚理出思路。

时间过得太慢了：五个小时，仿佛比五个月都漫长，冯建民心急如焚。

第二天早上，布莱特又催促冯建民：“不要白白浪费时间了，我们国家做的东西，他罗佳全怎么会做得出来？”

时针指向上午10点。终于，罗佳全用单位的旧件东拼西凑，再加上自己的“高招”，做出了电缆接头。

试验产品的时候，大家紧张得近乎停止了呼吸——再“砰砰砰”怎么办？紧张的试验完成，冯建民高兴得跳起来：“成功了！罗佳全成功了！”

有人仍然怀疑：“不一定用得住呢。”我采访时，这个附件已经用了二十多年，仍在用。

小个子罗佳全成为外国专家眼中的“技术巨人”。布莱特真诚地邀请罗佳全上本溪最好的饭店吃饭。尽管罗佳全谢绝了布莱特的宴请，他们的友情却更深厚了。

三

2011年6月18日，本钢建在丹东东港的不锈钢厂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。突然，数千人紧张忙碌着的工地，停电了！

刹那间，所有机电设备停止了运转，工地被迫停工。工地所在区域的普通用电也停了，正常生活受到干扰，点不了灯，洗不上澡。几批电力专家忙碌了两天两夜，还是找不到病根。

天刚亮，罗佳全就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。

那时，罗佳全刚刚完成一桩紧急抢修，天快亮才回来。电话里，电调队长钟聪林说：“佳全，知道你太累了，可集团领导点名让你去一趟东港，那里都停工两天两夜了。”

罗佳全赶紧去班里交代一下工作，带上工具，匆忙驾车两百多公里奔赴东港。

工地的检修人员介绍情况，判定故障点可能在靠近供电区域的地方。他们反复查找，怎么也找不到具体位置。

罗佳全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，决定从电缆的另一端入手。他叫上搭档，带上脉冲检测仪，向前方一指：“我俩到那里查一下。”

在此之前，检修人员已经仔细查看了千余米电缆。罗佳全手指的地方，他们已查过多次。

二人开车前行。罗佳全说：“我们现在往前走，我让你停车你就停车。”车子进入不锈钢厂区内，罗佳全突然示意停车：“大概在这个地方。”

“不可能在这儿，我们都找完了。”现场的同志异口同声地说。

罗佳全委婉而礼貌地说：“你们连续干了好几天，太累了。我刚来，我干一会儿吧。”

罗佳全的身后，数千人的工地此时一片寂静，他眼前的一片芦苇荡却绿浪翻涌。罗佳全将目光锁定在那片苇叶荡漾的地方，对搭档说：“请指挥部调个抓钩机来，带斗的。”

两个人走进抓钩机，轰隆隆开进芦苇荡。罗佳全从容指挥抓钩机钩头伸进芦苇荡边的水沟里，向下挖。

人越聚越多，他们都是几天来昼夜查找电缆故障的电力专家和技师。这个摇头，那个叹息。有人甚至背过身去，要“另寻出路”……

在场的所有人，只有罗佳全一个人“固执己见”。

抓钩机斗牙向下，插进泥土。挖一下，没有。再挖一下，还没有。也不知挖了多少下，抓钩机斗再次抬起时，罗佳全

兴奋起来，指着沟底道：“找到了！”

人们惊奇地盯着抓钩机刚刚挖过的地方。众人注目处，受伤电缆豁然呈现！“老罗太厉害了！”

“神啦！”人们欢呼起来，赞不绝口，把罗佳全团团围住。

工地上的领导竖起大拇指，赞扬罗佳全：“急难险重冲得上去，关键时刻能解决大问题！”

四

俗话说：“教会徒弟饿死师傅”。罗佳全对此不屑一顾。

钟聪林告诉我：“罗佳全给年轻人传授技术，真的是毫无保留。新来的大学生问什么，他都会认真教。咱们单位一线的职工，几乎个个都被他传授过技术，他带出的徒弟个个出类拔萃。现在他的徒弟，不少已经到领导岗位和技术管理岗位挑大梁了。”

“苗子再好，没有五年以上时间，也培养不出一个好的调试工。”罗佳全的徒弟李天会深有感触：“师傅手把手教我，边干边讲解，然后才指导我上手干。一有空闲时间，师傅就结合现场实际，耐心细致地给我讲解电气调试的每一个细节。”如今，罗佳全的徒弟李天会、焦春华已经能够独当一面。许多徒弟都在技能上有了质的飞跃，成为电气调试能手。

罗佳全自己也从未停下学习的脚步。他把工资省下一大块用来买书，把居室腾出一大半用来摆书。有一次，他带领徒弟去沈阳学习，出发前腰椎间盘突出突出的毛病犯了。他从家里碗柜拆下一块木板，垫在身下继续开车前往。听课疼痛难忍，他几乎站着把五天的课程学完。徒弟李天会眼含泪水对师傅们说：“师傅快要退休了，还这样拼命学习，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学习呢？”

罗佳全创造了奇迹——他以初中文化的单薄底子，被破格评为高级技师，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、全国技术能手、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，成为技能专家、领军人才。

今天的成就背后，罗佳全下了多少功夫，外人很难想象。他的左手小手指，因为常年以相同的姿势拧螺丝，已经落下病根，平时也只能弯着。

如今，罗佳全在行业里已有所成，却一直不忘初心，心系本钢，心系祖国。

单位派他去外国调试援建项目，他在那里遇到一名商人。商人见罗佳全人好、技术精，开出十倍薪酬让他留下，罗佳全果断拒绝。国外一家炼钢厂开出的薪水高得令人唾舌，罗佳全仍不为所动。挖他的人踏破门槛，罗佳全一一答复：“我哪也不去，我要永远扎根在本钢、扎根在中国。”

2020年11月24日，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，罗佳全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，激动得热泪盈眶。2021年，他又摘得“中华技能大奖”。

今天的罗佳全，虽然接近退休年龄，依然白天一头扎进工作现场，直到夜幕降临；或者，披星戴月起程，在夜色里迎来又一个充满期待的黎明……

上图为辽宁本溪城市风光。

影像中国

遇见

冬日，贵州省毕节市的龙场镇，淹没在一片浓雾中。我们乘车穿过厚厚的雾层，直奔一个叫余家沟的油桃基地。

因能见度低，我感到车在浓雾的簇拥下，仿佛一直在往下“飘”。驾驶员是一个壮实的汉子，皮肤黝黑，越野车在他手里开得十分自如，即便在窄窄的产业路上行驶，也毫不影响穿行的惬意。余家沟油桃基地建在一条狭长山谷的缓坡上，山谷的落差大，从两千五百米一下子降到一千六百多米。伴随着海拔的急剧下降，同行者中已有人出现了轻微的耳鸣。

下车了。回头看，来路如练，曲曲折折地挂在山腰，浓浓的雾层也被我们抛在山顶。余家沟的山谷有四公里长，深四百多米。由于落差大，适宜多种水果生长，可谓一山有四季、四季果不同。对面的几个山头，早被一片郁郁葱葱的松树连缀成片，像一盆浓墨刚被山风掀翻，恣肆地泼洒在山上，古意苍苍，巧妙映衬着这边疏落有致的果林。

我们要顺着一条不规则的小道前行，才能真正贴近余家沟的油桃基地。走进果林，有三两户人家隐在几丛茂密的芭蕉中，石头围墙，炊烟袅袅，几只鸟儿围着柿子不停地鸣叫。人刚走近，鸟儿“扑棱扑棱”全部离枝飞走，几条漂亮的弧线一齐向对面的密林滑去。

冬闲人不闲，果农们正忙着给油桃修剪枝条。油桃树不高，站在缓坡的一面就可以操作。五十八岁的邓中保是村里公认的果树种植能手，有一手令人叹服的修枝绝活。他右手握剪，左手理枝，“咔嚓咔嚓”的声音响过，直长的突长枝被剪去，留下了侧生的结果枝。一排排油桃树疏密有致，高低相间，每棵油桃树在一米多高处，就开始分叉成三根枝干，往三个方向斜斜伸展，遒劲而精神。我说，这真像一个个掌心向上的兰花指。正忙着的邓中保听后立即纠正：“这种统一修剪的形状叫开心形，采光好通风好挂果多，我们就把这片果林叫开心林。”开心形，开心林，“开心”是说油桃树，也在说果农。

油桃不是龙场镇的传统水果。上世纪60年代初，龙场镇是贵州建设的主战场之一。一批一批的解放军战士、工人、工程师，在龙场镇修铁路、凿隧道，奋战近十年。1966年，一名山东沂蒙的战士探亲后回到龙场镇时，带来了十多株故乡的油桃树苗。这些油桃树从革命老区穿山越岭来到这里，扎根泥土后，很快发芽生枝，茁壮成长。三年后，鹅蛋大的油桃挂满枝头，红得喜人。放在嘴里一咬，脆脆的甜甜的。就这样，油桃在龙场镇安家。但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，家家结出的油桃不再油亮鲜红了，味道变得苦涩僵硬，个头从鹅蛋变成了鸡蛋。大家没有在意油桃的变化，认为反正是天然结的果，又不是山里人的主粮，便由它去了。

本世纪初，当地政府进行产业结构调整，盯上了被冷落好些年的油桃。政府请来果树专家到镇里举办油桃栽培培训班，邓中保就是第一批

学员。技术人员蹲点余家沟，指导群众开沟起垄、按时施肥、嫁接修枝、杀虫挂袋。技术跟上后，油桃年年获丰收。脱贫攻坚期间，油桃成了龙场镇当仁不让的支柱产业。随着农旅一体的开发，春赏花秋摘果，余家沟成了远近游客的热门去处。成熟后的油桃脆而红，保鲜期长又便于运输，是果农们网售最走俏的水果。深圳、上海、天津……这些曾在村里人看来很遥远的城市，开始频频出现在果农的订单上。

邓中保指着身边一棵油桃树说：“这棵已栽了四年，去年开始挂果就结了四十多个。”谈起油桃，邓中保兴致很高：“我家栽有油桃十亩，去年受冰雪影响，还有六万多元的收入。”谈话间邓中保的电话响了，他与对方大声对话，在场的人都听得见，是邻组的一名果农请他去指导剪枝。挂上电话后，邓中保向我们挥了挥手算是打招呼了，然后跨上摩托车，一骑绝尘地疾驰而去，转了两个山弯后，就看不见人影了。

我们继续沿着山腰的产业路往前走。这条产业路不再像入山时那么窄了，而是越走越宽，越走越平坦。下车后我们往坡下看去，满山的“开心林”尽在眼底。油桃树层次分明，一直延伸到谷底。“开心”的造型，酷似一张张仰天大笑的脸，笑得奔放，笑得逼真。村干部抬手一指：“往前走还有成片的梨树、石榴、苹果。阳春三月，这里各种果树的花争相盛开，那阵子游客多得很。你们看，前面的工人正在抓紧时间修观光道，为明春举办桃花节做准备。”

三月不远，我已与山谷里的每一棵桃树约好，当第一缕春风来到这里时，我会来看满山绽放的朵朵桃花，看这里果农们春天的笑脸。起风了，风掠过果林的声音起伏有韵。侧耳细听，仿佛已经听到了春天的脚步声。



余家沟初春风光。

何 欢摄

大地